



THE FORM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IDDLE CLASS IN CHINA

SHANGHAI ACADEMY
上海研究院

中国中产阶层的 形成与特征

MIDDLE CLASS

李友梅 等 著

—— 基于特大城市的经验研究

EMPIRICAL STUDIES ON MEGA CITIES

海外借



SHANGHAI ACADEMY
上海研究院

THE FORM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IDDLE CLASS IN CHINA

中国中产阶层的 形成与特征

—— 基于特大城市的经验研究

EMPIRICAL STUDIES ON MEGA CITIES

李友梅 等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与特征：基于特大城市的经验研究 / 李友梅等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4

ISBN 978 - 7 - 5201 - 2458 - 4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社会转型 - 研究 - 中国
IV. ①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53402 号

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与特征 ——基于特大城市的经验研究

著 者 / 李友梅 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杨桂凤

责任编辑 / 杨桂凤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学出版中心 (010) 59367159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2.75 字 数：391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2458 - 4

定 价 / 9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成果受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上海研究院资助
上海市人民政府

序

李培林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日趋完善，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转变，原来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构成的相对简单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现在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了，适应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化要求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正在形成。其中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中产阶层的快速成长，社会结构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

从世界范围来看，不独在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呈现这种特征，在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工业化过程中，中产阶层的比重普遍不断增加。例如，数据显示，进入 21 世纪，金砖国家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和其他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中产阶层的比重都增加较快。但与此同时，包括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在内的一些发达国家，受金融危机、经济长期低迷和制造业衰退的影响，却不同程度地出现收入差距重新扩大、中产阶层比例下降或中产阶层平均生活水平下降的情况。

中产阶层的快速成长，一方面意味着我国 40 年的改革开放使广大人民真正成为受益者，另一方面也标志着一个现代化的社会结构正在形成。国内外社会发展的经验表明，一个社会中只有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加入中产阶层的行列，这样的社会结构才是更加和谐稳定的和现代化的。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水平比较高的地区，例如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中产阶层比较集中，中产阶层的人口比重已在 45% 以上。虽然我国东、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比较明显，但作为一种发展的趋势，中产阶层逐步扩大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在今后的发展中，随着消除极端贫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等改革政策的落实，越来越多的人会加入中产阶层的行列，一个更加合理的现代化的社会结构将日趋成熟。即使在目前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社会结构转型的大船也并没有因此而减速

或停滞，仍在破浪前行。只不过，这种转型不再是以脚手架铺天盖地、厂房密布、高楼林立等为符号特征，它更像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在社会学中一直是一个充满魅力、内涵丰富又存在很多争议的概念。与“中等收入群体”相比较，“中产阶级”不仅仅反映了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同时还反映了职业结构的变化，即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劳动大众中“白领”人数超过“蓝领”人数的这种历史性变化。

在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中产阶层的研究具有广泛的政策应用价值。其一是政治层面的价值。我们要建立的现代化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公平正义是本质要求，扩大中产阶级是题中应有之义。其二是经济层面的价值。国内消费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通过扩大中产阶级来扩大消费是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举措。其三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只有中产阶级占多数的橄榄型社会，才是能够实现和谐稳定的现代化社会结构。

中产阶层的研究是一个非常艰巨的社会学研究课题，研究的难度大，涉及的领域广，问题极为复杂。虽然我国社会学界已有许多关于中产阶层的研究成果，但从特大城市入手、基于扎实的大规模调查数据描述、分析和研究中产阶层的生成机制，这本著作还是首创成果。

这本著作，是李友梅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经过三年的调查研究和协同攻关取得的丰硕成果。本书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有扎实的、丰富的经验数据支撑。收录于本书的各篇文章基于规范的大规模调查数据，而且绝大部分文章基于在北上广三地专门施行的统一调查的数据。国内此前关于中产阶层的研究有很多成果，但是专门针对中产阶级进行设计的大规模调查却不多见。本次调查无论从调查样本的规模，还是各项测量指标来看，都可以说是非常充分的。经验资料扎实是本研究成果的显著特点。

二是聚焦中产阶级研究的前沿问题。无论是概念的梳理、规模的测定还是行为特征、认同和价值观的研究，本书聚焦的问题囊括了中产阶级研究的各主要前沿领域，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分析，解读了许多涉及中国中产阶层的特殊问题。

三是研究视角新颖。本书对一些问题的把握，超越了传统中产阶级研究的局限。例如，在消费研究领域提出了历史和社会学的分析维度；对体制内外中产阶级差异的研究，从新社会阶层的视角进行了系统分析；

等等。

四是回应社会的普遍关切。例如对社会上普遍流行的关于“阶层固化”观点的回应。基于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特大城市中产阶层比重的不断增加，推动着社会结构向“橄榄型社会”转变；中产阶层的生成与流动渠道是相对畅通的，阶层固化现象并不明显。这些研究不仅在理论上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的逻辑，也用经验数据揭示了中国社会结构仍然是一个开放的而非封闭的社会结构的事实。

五是有鲜明的政策指向性。本研究成果在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很好地开展了有针对性的政策研究。例如，对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如何发挥新社会阶层的作用的研究等具有明确的政策意涵。

当然，本书也有其局限性。最明显的一点是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各部分的观点不尽一致，全书呈现的是一个开放的、松散的结构。

总之，作为一项站在学术前沿的研究成果，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推动我国中产阶层的研究逐步走向深入。

中产阶层的概念、功能与规模

中国特色的中等收入群体概念界定

——绝对标准模式与相对标准模式之比较 李春玲 / 3

中等收入群体与中间阶层的概念定义

——社会学取向与经济学取向的比较 李春玲 / 18

中等收入群体概念的兴起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 李春玲 / 29

社会结构中的“白领”及其社会功能

——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上海为例 李友梅 / 40

中国特大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职业特征 梁玉成 贾小双 / 61

北上广社会中间阶层调查报告 梁玉成 张海东 执笔 / 65

中产阶层的形成与认同

市场化与市场能力：中国中产阶层的生成机制

——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例 张海东 姚烨琳 / 93

中等收入群体变动趋势和结构性分析（2006~2015） 田 丰 / 109

住房与城市居民的阶层认同

——基于北京、上海、广州的实证研究 张海东 杨城晨 / 121

中国民营企业主的社会构成：阶层与同期群差异 ... 范晓光 吕 鹏 / 146

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与橄榄型社会的形成

——以北上广特大城市为例 姚烨琳 张海东 / 166

中等收入群体的代际流动：户籍与教育的视角 吕 鹏 范晓光 / 177

职业分层视野下的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民工收入差距研究 田 丰 / 190

中产阶层的消费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促进消费拉动经济

——上海中等收入群体研究报告 李培林 朱 迪 执笔 / 205

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趋势：2006~2015 朱 迪 / 225

从强调“教育”到强调“供给”：都市中间阶层可持续

消费的研究框架及实证分析 朱 迪 / 235

市场竞争、集体消费与环境质量

——城镇居民生活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朱 迪 / 253

我国可持续消费的政策机制：历史和社会学的分析维度 朱 迪 / 277

上海亟待提升消费引领力，吸纳中等收入群体消费潜力 李友梅 / 291

中产阶层的行为与价值观

特大城市中产阶层的国家认同研究

——基于旅游行为的分析 梁玉成 杨晓东 / 297

新社会阶层的政治态度测量与比较研究

——基于六省市调查数据 张海东 邓美玲 / 310

中产阶层的生育意愿：基于北上广超大城市的调查研究 田 丰 / 326

新社会阶层的崛起及其再组织化问题 张海东 杜 平 / 345

作者简介 / 354

后 记 / 356

中国特色的中等收入群体概念界定

中产阶层的概念、功能与规模

中国特色的中等收入群体概念界定

——绝对标准模式与相对标准模式之比较

李春玲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最早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一再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对于中国当前社会发展目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中等收入人口比重上升”是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性指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等收入群体应是社会主流人群。为此，“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也被纳入《“十三五”规划纲要》。

不过，对中等收入群体概念内涵的理解，以及何为中等收入者和如何确定中等收入标准，目前国内学术界还未有明确说法，对中等收入者的具体划分方法也存在许多争论。由于缺乏对这一群体的明确定义和测定方法，因而无法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量化目标并制订具体的政策方案，从而不利于这一目标的顺利达成。为此，从政策层面考虑，需要尽快设定中等收入者划分标准，明确“中等收入群体”概念，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具体量化目标，细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方案。

本文将介绍国内外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和划分标准，并比较不同的中等收入群体概念和划分标准及其适用性，提出适用于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小康社会指标的中等收入群体划分标准，并采用全国抽样调查数据估计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

一 中等收入群体概念的产生

目前，国内学界对中等收入群体这一概念的理论内涵和现实意义的理解还不够深入。许多人认为，中等收入群体这个词只是中国政府领导人从

政府政策目标角度提出的一个口号性的概念（比如，“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等），但实际上，在2002年中国政府文件中出现中等收入者这个词之前，国外已有社会科学家采用这一概念分析收入分配问题和社会构成变化，而目前，中等收入群体这个词已经非常频繁地出现于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OECD等）和知名智库的研究报告中，同时一些讨论收入分配和社会结构变迁的学术著作也采用这一概念。不过，中等收入群体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个社会群体分类概念还是相当年轻的，而且对这一概念的理论内涵和社会现实意义还缺乏深入探讨。

中等收入群体最初是固定比例的收入分组概念，源于一些国家统计局部门统计家庭和个人收入数据时进行的五等分组：按收入水平高低分出五个等级的组别：低收入组（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或个人）、中低收入组（收入次低的20%的家庭或个人）、中间收入组（收入处于中间位置的20%的家庭或个人）、中高收入组（收入次高的20%的家庭或个人）和高收入组（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或个人）。其中，中低收入组、中间收入组和中高收入组通常被称为中等收入群体，它在所有家庭和个人中的比例固定在60%（Levitan and Carlson, 1984; Levy, 1987; Easterly, 2001）。研究人员利用收入五等分组方法来估计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及其变化趋势，比如，比较不同年度或不同国家最高收入组的平均收入与最低收入组的平均收入，判断收入不平等程度是高是低。这种意义上的中等收入群体仅仅是一种统计分类，并无社会群体的内涵。

把中等收入群体这一分类概念与中产阶级（middle class）联系起来，才使中等收入群体有了社会群体内涵。自20世纪末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采用收入指标定义中产阶级，从而推动了中产阶级概念界定从职业标准转向收入标准的潮流，而这股潮流的发展亦使中等收入群体作为社会群体概念逐渐被世人所接受。

传统的中产阶级划分方法是基于职业分类，所谓的中产阶级一般是指白领职业从业人员，与其对应的是从事蓝领职业的工人阶级。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经济学家提倡采用经济标准（包括收入、财产、消费等）定义中产阶级，其中用收入指标定义中产阶级因数据可获得、易操作和通俗易懂很快便流行起来。2000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经济学家南茜·伯兹奥尔等提出收入中位数法定义中产阶级收入标准（Birdsall, Graham, and Pettinato, 2000），这种方法很快流行开来。不久之后，2002年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克和什洛莫·伊茨哈克以世界银行贫困线、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收入为参照系定义的中产阶级收入标准 (Milanovic and Yitzhaki, 2002), 也产生了极大影响。随后大量研究者和研究机构采用类似方法定义和分析各国甚至全球的中产阶级, 从而导致用收入指标定义中产阶级成为主流趋势。在这类研究报告中, 中产阶级与中等收入群体 (middle income group 或 middle income) 通常含义相同, 但由于在英语世界中, middle income group 不像 middle class 那样为大众所熟知, 研究报告的标题常常采用 middle class 这个词。不过, 随着这种分类方法的流行, 中等收入群体这个词正在逐渐为人们所接受。这种意义上的中等收入群体不再仅仅是收入分布中的分组类别, 而是一种具有社会属性的社会群体概念, 许多研究报告分析了这一群体的社会经济特征和态度倾向, 并由此判断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变化趋势、社会构成特征和收入不平等程度。

二 用绝对标准模式定义的中等收入群体

一般来说, 中等收入群体是用收入指标定义的中产阶级, 但确定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标准却是多种多样。目前国内外比较流行的中等收入群体 (或者以收入标准定义的中产阶级) 的测定方法主要采用两种模式: 一种是绝对标准模式; 另一种是相对标准模式。这两种标准模式的差异不仅仅体现在划分方法方面, 更为重要的是, 两种标准模式所定义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内涵也极为不同。

所谓绝对标准模式, 是基于维持相应生活水平所需要的收入多少来设定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上限和下限。也就是说, 依据一定的生活水平或消费水平, 提出明确的收入标准, 根据确定的收入标准划分出中等收入群体。用绝对标准模式确定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标准因适用范围不同而采用两种策略: 一种是全球标准; 另一种是国别标准。全球标准需要考虑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收入和物价情况, 所提出的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标准适用于所有国家, 通常是以国际美元为单位并以购买力平价转换为各国货币标准。国别标准则是根据某个国家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确定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标准, 只适用于这一个国家。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全面推进和全球市场的形成, 全球中产阶级概念得到普遍认同, 近年来许多国际组织和智库机构每年发表全球中产阶级研究报告, 估计全球中产阶级数量和增长趋势, 比较各国中产阶级发展状况, 预测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未来走势。这些研究报告使全球性的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标准得到广泛推广, 目前许多研

究者也采用全球性的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标准，或者参照全球性的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标准根据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略做调整来定义和分析某一国家的中等收入群体或中产阶层。

全球性的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标准，通常是以世界银行贫困线为参照系，日人均收入（或支出）2美元以下是贫困人口，2~9美元是低收入群体，10~100美元（有些学者提出的是10~50、10~60、10~80美元等）是中等收入群体，100美元以上是高收入群体（Chen and Ravallion, 2010）。2002年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克和什洛莫·伊茨哈克在对全球收入不平等进行分析时，把年收入在4000美元（巴西年平均收入）至17000美元（意大利年平均收入）之间的人归类为全球中产阶层。虽然这一标准的确定有其武断性，但以世界银行2000年购买力平价转换，其标准是日人均收入在10~50美元的人为全球中产阶层成员。据他们测算，全世界人口中11%的人是中产阶层（中等收入群体），78%的人是贫困阶层，11%的人是富裕阶层（Milanovic and Yitzhaki, 2002）。2007年世界银行的全球发展报告《2007全球经济展望：下一波全球化浪潮的治理》也采用这一标准定义全球中产阶层，并且指出1993~2000年，全球中产阶层占全球人口的比例一直没有变化（约8%），但2000年以后中产阶层比例上升，到2030年其比例将翻一番，达到16%（World Bank, 2007）。

上述测定标准后来被广泛采用，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和智库的多份研究报告也采用此种方法，只是有些学者把上限标准50美元提升为80或100美元。霍米·卡哈罗斯在2010年OECD研究报告中提出日均收入在10~100美元为中产阶层。他之所以确定这一收入范围的人是中产阶层，是因为达到这一收入水平的人消费弹性最大，即可以维持中产阶层的消费和生活方式。按这一标准，他估计2009年全球中产阶层的总数为18亿人，其中欧洲有6.64亿人，亚洲有5.25亿人，北美有3.38亿人（Kharas, 2010）。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的研究报告定义全球中产阶层是日人均收入在10~20美元之间，其中日人均收入在2美元以下是贫困群体，2~10美元是低收入群体，10~20美元是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层），20~50美元是中高收入群体，50美元以上是高收入群体（Pew Research Center, 2015a）。按此标准，2011年全球人口的13%是中等收入群体，15%是贫困群体，56%是低收入群体，9%是中高收入群体，7%是高收入群体。皮尤研究报告还按此标准估计了中国和印度中等收入群体的增长速度，2001~2011年，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从3%增长到18%；印度的

中等收入群体从 1% 增长到 3% (Pew Research Center, 2015b)。

在定义低收入国家的中产阶级时, 研究者们常常把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标准的下限调低。2007 年阿伯赫基特·柏纳尔吉和艾斯瑟·杜夫洛在分析 13 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产阶级时, 确定的标准是日人均支出 2 ~ 10 美元 (Banerjee and Duflo, 2007)。2011 年在 OECD 有关非洲中产阶级发展状况的研究报告中, 穆斯里·努彼、查尔斯·雷耶卡·鲁夫帕和史蒂夫·卡伊兹 - 穆戈尔瓦确定日人均消费 2 ~ 20 美元为非洲中产阶级。其中 2 ~ 4 美元为“收入易波动群体”, 这些人刚脱离贫困迈入中等收入群体, 但其收入状况还不稳定, 随时有可能返贫; 4 ~ 10 美元为中低收入群体, 这些人的收入可以满足其基本需求而且能有余款储蓄和消费非基本必需品; 10 ~ 20 美元是中高收入群体 (Ncube, Lufumpa, and Kayizzi-Mugerwa, 2011)。在 2009 年的一份世界银行研究报告中, 著名经济学家马丁·拉瓦雷指出, 在设定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标准时, 应考虑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和生活条件的不同, 相应调低标准。拉瓦雷设定的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标准是日人均收入 2 ~ 13 美元, 2 美元是 2005 年发展中国家贫困线的中位数, 13 美元则是 2005 年美国的贫困线。按这一标准估计, 1990 年发展中国家有 33% 的人为中产阶级, 2005 年增长到 49%; 1990 年中国中产阶级的比例是 15%, 到 2005 年上升到 62% (Ravallion, 2009)。

各国中等收入群体的绝对收入标准之确定大多参照世界银行标准或参考各自国家的贫困线、收入平均值或中位数等。一些美国学者认为, 世界银行的中等收入标准对许多高收入国家来说过低, 在这些国家这种收入水平很难维持中产生活水准。例如, 美国的贫困线是日均收入 16 美元, 按世界银行标准定义为中等收入者的人实际上可能是美国的贫困人口。因此, 这些国家的学者根据各自国家的消费水平设定高于世界银行标准的中等收入标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2012 年报告提出, 在美国收入高于贫困线 3 倍的人即为中产阶级。

中国政府部门及相关研究者参照世界银行标准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和小康社会指标, 提出了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标准。早在 1991 年, 国家统计局就提出过小康收入标准, 经购买力平价转换, 农村地区小康收入水平的起点线是日人均收入 2.24 美元, 城镇地区的起点线是日人均收入 3.47 美元。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马丁·拉瓦雷认为中国的小康收入标准与世界银行的中等收入标准极为一致, 他按这一标准, 用世界银行 PovcalNet 数据库的数据推算, 2005 年中国有 5 亿人达到小康 (Ravallion, 2009)。2005

年，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课题组（2005）将家庭年收入为6万~50万元的人群定位为中等收入人群。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2012）把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2.2万~6.5万元定义为中等收入者，使用国家统计局数据和外推预测法估算1995~2010年我国城乡中等收入者的比例，得出1995年城镇中等收入者只占0.86%，2000年增长至4.34%，到2010年达到37%。经济学家李伟和王少国（2014）针对中国收入分布情况，比较了各种标准，认为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提出的标准较适合中国现实情况，经物价指数转换，2010年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标准为21835.2~65304.5元。

三 用相对标准模式定义的中等收入群体

相对标准模式，通常是根据收入分布的中位数来确定“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标准。采用这种方法的绝大部分学者把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下限设定为收入中位数的50%或75%，而收入的上限通常是收入中位数的1.5倍或2倍。由于不同年份的收入中位数不同，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标准的上限和下限的具体数值也不同。

1987年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梭罗（Thurow, 1987）在分析美国收入不平等问题时采用这种方法定义中等收入群体：他把收入水平介于收入中位数75%~125%的人归类为中等收入群体。不过，真正使这种方法推广开来的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伯兹奥尔、格雷厄姆和佩蒂纳托在200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Birdsall, Graham, and Pettinato, 2000），他们提出，收入介于中位数50%~125%之间的人为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级）。之后，这种测算方法很快流行起来，尤其在测算美国中等收入群体比例的研究中十分盛行。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几乎每年都发布美国中产阶级报告，2008年的研究报告定义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介于中位数75%~150%之间（Taylor et al., 2008）。2012年及2015年底发布的最新报告，设定美国中等收入群体（报告中称之为middle income）收入标准的下限是中位数的67%，上限是中位数的200%（Pew Research Center, 2015c）。德国经济科学研究所2016年研究报告也设定收入中位数的67%~200%为中产阶级收入标准，其统计结果表明，过去30年，美国和德国的中产阶级比例一直在下降，美国中产阶级比例从1971年的61%和1981年的59%下降至2015年的50%，德国中产阶级比例从1983年的69%下降至2013年的61%